

## 小卖部的手风琴声

鲍尔吉·原野

库伦沟林场的场部在一个小镇上，十几户人家，也许叫小村更合适。房屋的红瓦被露水浸过，一片鲜洁，好像洗干净的红砚台，等人用毛笔去试墨。各家的木板栅栏被雨水浇得黝黑，上面环绕嫩绿的牵牛花枝蔓，点缀蓝和粉色的花朵。你看久了，发现栅栏里有一条狗正以疑惑的眼神看你，并使劲嗅你带来的外来者的气味。

我去买牙膏，现在是早上5点钟，不知小卖部开门否。走过去，水泥路两边用石头砌的排水沟长满野草，而没有常见的垃圾。飞鸟从头顶飞过去，变成黑点。在阿荣旗的早上，眼前常常出现这样鸟的黑点。也有小鸟迎面飞过来，由高向低，同伴说我们处于气流的下坡。这时传来断断续续的手风琴声，总是拉开头两句就停。

这不是哪一家放音乐，而是有人拉琴。琴拉的是乌克兰歌曲《德涅伯尔》，开头两句像这首曲子。可是，在呼伦贝尔草原阿荣旗的林场，有人用手风琴拉乌克兰歌曲？我生活在所谓大城市，也未曾在街上听到从窗口飘出的琴声，夏日窗口飘出的只有打麻将的码牌声。我从一片被小葱和小白菜间隔开的土路走过去，进入小卖部，琴声忽然响起来，一个老汉像母鸡展翅那样对着我拉手风琴，他红脸膛，坐在一只用水果箱子改制的简易椅子上。“花城百花开，花开哎朋友来……”他边拉边唱，欢迎我。等他拉完四小节，我低声、卖弄地对他说：作曲秦咏诚。

哎哟！他站起来，身高有一米八五。你还知道秦咏诚呢？他欣喜并惊讶，从柜台边上拖出另一只水果箱子改制的椅子，快坐。

我说，知道秦咏诚有啥可哎哟的，你能拉《德涅伯尔》更哎哟啊。

没啥，他开始拉这台破旧的鸚鵡牌手风琴，风箱有的地方漏风了，键子和簧片的接触也有间离，声音忽轻忽重。

“拉，多咪，拉——咪，来多，多西——”这架破手风琴的乐音让他心醉，甚至合上了眼睛，我跟着旋律小声唱：“——在黑云后面徜徉，林中

的枭鹰……”不幸，我忘词了。

还拉啥？他眼瞅着屋顶思索，他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他，仿佛他快出丑了。皮亚佐拉？他问我。

我竖起大拇指，皮亚佐拉，这是阿根廷的炫技派作曲大师。他拉了一段，额上像蚰蚣须子的长眉毛上下跳动，但我没听过这首作品。

他摘下手风琴，脱外套，身上剩一件干疮百孔的白背心，上印七个字：我为边疆修大渠。

拉什么？他问。

《查尔达什》会吗？

嗨！他拉起《查尔达什》，蒙蒂作曲。这首曲子的前身是匈牙利人的民间舞曲。他拉得真好，慢板和快板的节奏都准确（民间音乐人常常篡改节奏）。

他拉过一遍后又拉了一遍，一共拉了三遍。这位民间手风琴演奏家的小卖部里摆着镰刀、驭马用的皮套包子、刷绿漆的铁犁、一捆铁锹杠，水果罐头最多，摆了两排。他老婆一直站着听，她前额的皱纹把眼睛压小了，头发花白，手背暴露凸出静脉。她频繁地眨眼，仿佛沿着她丈夫的乐曲走到了匈牙利，正在辨识那里的森林和道路。

匈牙利的森林有库伦沟林场多吗？这里长着一片又一片樟子松。樟子松一年只长一小点，路边这些粗壮的樟子松不知已经长了多少年，像一队队披墨绿斗篷的军士。这些军士漫步在阿荣旗的原野，成千上万。空气中，除了《查尔达什》，还有屋外布谷鸟的单调的鸣叫。屋外菜畦子开着白花，像落下了成群的蝴蝶。

我听完乐曲，躬身致意，告辞了。我觉得意外听到这么多乐曲，已经偏得了，再待下去就打扰他们了。走在街上，背后传来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，男中音马国光当年演唱的。对我而言，我爱这阿荣旗的早晨，寂静中有人拉手风琴。快住地，我想起我是买牙膏的，但我不再返回小卖店了，下站再买，让这个记忆在脑海里保留着唯一性吧。



## 落日遐思

刘振武

冬日的下午5点，暮色便已悄悄漫过窗棂。我立在西窗前，目光越过楼下错落的屋顶，落在远方连绵的山脊上——那是天龙山的轮廓，像两道淡墨勾勒的眉，而此刻，夕阳正悬在这“眉峰”之间，慢慢下沉。

一年四季的落日，似乎总在天龙山与崛岉山的山巅之间过渡，仿佛两座山是特意给它设的门槛，日头每日里从东边升起，又往那两山的夹缝里钻进去。春日里，夕阳带着几分娇嫩，把天际染成浅粉与鹅黄，像打翻的调色盘；夏日的落日最是浓烈，金红的光裹着热浪，湖面熔金，连山尖都镀上了暖色；秋日的夕阳则多了几分清寂，余晖里带着桂香与凉意，让人想起“天远雁声稀”的诗句；而冬日的落日，来得早，走得急，往往只在山巅留下一抹淡橘，便匆匆隐入暮色。

“快些去湖边，还能抓住太阳的尾巴！”妻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回过神来，发觉窗格里的夕阳已矮了大半，边缘的金光正一点点淡去。“稍纵即逝”这四个字突然撞进心里，我抓起外套往门外走。昏黄的夕阳映着路边凋零的法桐叶，风一吹，枯叶打着旋儿落在脚边，倒像是在提醒我，时光从来不会等谁。

快步走出小区，晋阳湖的美景渐渐清晰。可当我踏上湖边的步道时，夕阳早已没了大半，只在天龙山的山尖上留了一抹浅浅的橘红，像燃尽的炭火，正一点点变冷、变暗。湖面泛着淡淡的余晖，风一吹，波光粼粼，带几分安静的落寞。站在湖边，望着那抹残阳一点点消失在山后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——明明只是寻常的落日，可随着年岁渐长，竟觉得它沉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

小时候总觉得时光漫长，夏日的傍晚能追着夕阳跑半个村子，从村头的老槐树下跑到村尾的小河边，夕阳好像总也落不尽。可如今，不过是从窗前走到湖边的工夫，它便已谢幕。就像这一年，好像才刚见过晋阳湖的春日繁花，转眼就到了初冬。岁月是无声的沙漏，不知不觉间，便漏走了许多时光。

恍然间，忽然想起今早的月亮。清晨醒来时，天还没亮透，西窗外，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悬在天际。那月亮格外清亮，像被水洗过一般，银辉洒在窗台上，连窗棂的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么多年，竟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月亮——它就那样静静地悬在清晨的天空里，温柔、明亮，像是一年中珍贵的馈赠。

可清晨的圆月也好，傍晚的落日也罢，终究都是留不住的。月亮会随着晨光渐亮而隐去，落日会随着暮色渐浓而沉落，就像我们生命里的每一段时光，都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。站在晋阳湖边，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珍惜光阴，从来不是留住时光，而是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，好好感受——感受清晨的圆月，感受傍晚的落日，感受风拂过湖面的温柔，感受岁月带来的每一份馈赠。

明日太阳还会升起，或许还能再见到清晨的月亮，而这寻常的日子，便是岁月最好的礼物。

## 宠物的宠爱

韩浩月



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：父母非常抗拒上班的孩子养宠物，可年轻人一旦把宠物带回家，不用几天，此前还嚷嚷说“扔出去”的爸妈，就把宠物走到哪儿抱到哪儿，离不开一步。

有条短视频点击量很高：一个乡村青年骑着自行车在田野里飞奔，口中喊着“抓紧啦”，他的猫紧紧趴在他的肩膀上，人和猫都是无比地松弛。网友评价说，感觉像是在看宫崎骏动画的片段。

一位声称永远不会迷上短视频的女作家，偶然刷到平台推送的猫视频后，自此“沦陷”，接二连三推送过来的猫咪视频，使得她成为短视频的重度用户——人可以不看或少看短视频，但怎么可能不爱猫猫狗狗鸚鵡兔子等这些宠物？

你有没有想过，貌似人类喂养、照顾、宠爱宠物，其实本质上，是宠物在宠爱人类？当机器、网络、AI编织的生活使人类时常迷茫、焦虑、浮躁的时候，是不是宠物的存在让人类觉得，内心丢失的那份单纯的快乐、接地气的存在感，以及被需要的感觉，全部重新被激活了？

宠物是在用它们独有的方式宠人类。比如等待：宠物会长久地等待一个人，在你去上班的时间里，它无时无刻不关注走廊传来的脚步声，

门打开了，它会瞬间奔向你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它在想你。

比如忠诚：一旦宠物与人建立了信任的关系，它就很难再去选择别人。宠物的眼里没有“贫穷与富有”等物质上的区别，它只信任感情。而且，它对人类的感情，整体上永远要高于人类为它们付出的感情。

比如平等：宠物永远会用平等的方式对你。猫尤其如此，它追求独立，它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在它看来，你不是主人，你是伙伴和朋友；猫会讨好人，但讨好要视它的心情，狗会记得与你相处的每一个欢乐时刻，一起玩耍的时候，开心的程度是一样的；至于鸚鵡、兔子、乌龟等，更是如此——它们永远不屑于研究人类复杂的情感与规则，它们有自己的标准与原则。人类会身不由己地认可并依赖宠物的世界，因为那个世界无比简单、纯粹。

人在宠物面前，是放松的。人无比确认，自己会得到宠物的宠爱。人类无论年龄大小，本质上都有孩子气，需要无条件的爱与关注，而宠物，恰好具备这种天生的本领。宠物宠人类但不自知，可作为人类，咱们得知道这点，并且心怀感激。